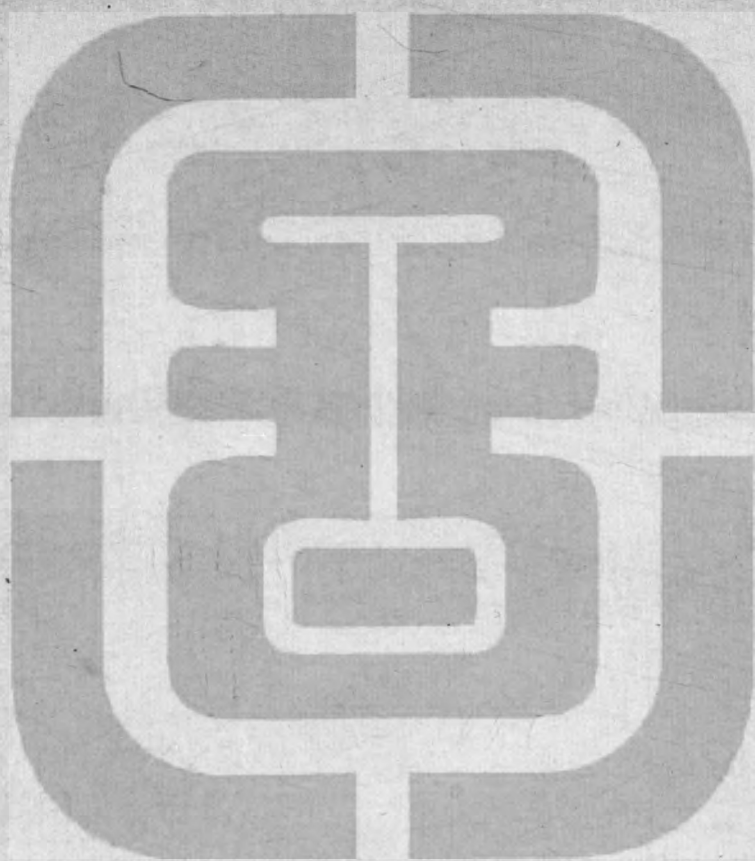


181
:10



槐塘文稿卷四

錢塘汪沆西顥著

書

與杭堇浦論漢石經非一字書

曩在都下辱惠石經考異一書匆遽涉獵未遑卒業頃者寓館少暇出之行笈循環披翫其駁鴻都門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訂隋唐二書經籍志之異同考孟蜀石經刊刻之始末援据浩博用力可謂勤而核矣顧以一字爲漢石經而力矯亭林顧氏之非則有不能無疑者敬以質之左右按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

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洛陽伽藍記謂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遺跡也此二書實漢三字石經之確証今足下疑之者據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趙明誠金石錄之書咸以所見卽邕隸書遂疑漢爲一字不知范曄楊銜之二人去漢未遠石雖殘闕皆得之目覩所言必非誣謾迨後魏武定四年一遷於鄴周大象元年重徙於洛或淪於水或燬於兵於是三體不完日就

湮沒而存之人閒者惟隸字一體張邵諸人生千載之後目不覩古人全書斷斷各執已見反訾范史因魏正始所刻而誤書無乃過歟夫考古者當自源以達流不當見流而忘源譬之泛舟彭蠡見浩淼一區因卽議九江之非九派可乎其尤乖舛者則趙氏之金石錄他書以一字屬漢者猶以隸書爲言至趙氏直指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爲俱非謂邕所書乃小字八分八分者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非篆非隸爲八分也自魏及宋言石經字勢者無一人及之而趙氏掇拾餘燼深信不疑亦可怪矣果屬八分又

成四體而唐書經籍志所言今字石經者又何經耶唐史
以隸為又趙氏自稱所藏石經遺字為尚書公羊傳論
今字語詩儀禮諸經今洪适隸釋諸經具列亦不聞言八分
也卷中又引張縝之言曰孔壁所藏科斗文字孔安國
當武帝之世已稱其書無能知者邕安能具三體書於
安國二百年之後信如其說則古文已失傳矣何正始
閒又突出三體書耶在魏有能之者而獨謂邕不能因
并范史而疑之是誣邕且誣暉也魏書江式傳云魏建
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所謂復宣
者踵漢碑而言以熹平所刻三體剝落故重新之此又

三字屬漢之一證也若隋書經籍志東觀餘論集古錄
目廣川書跋諸書稱三體為漢石經者鑿鑿具在不妨
細繹之僕不敢左袒顧氏蓄疑於心不能釋然足下學
富識高持論定有根柢如謂不然望別加剖析教我幸
甚幸甚

與查蓮坡書

文殊不二門初無語言文字然非四十二章經則般若
慈航末由證入故自南能北秀五燈相續以來豎拂開
堂又不能離却語言文字也伏讀花影菴雜識全集諸
體圓通遍地光明了無障礙至盤山昭和尙一札及杜

鵲老人念佛說一首披髻振聾具正法眼藏熱鬧場中
試從團蒲上諷誦一過直如灌頂醍醐如曲朶床邊竹
篋一擊真足令頑礦點頭不特蟻子雉兒立地成佛已
也蓮坡居士爲天南座下龍象輪齒相傳已超上乘味
其禪藻語帶烟霞支郎已公或可把臂入林有宋九僧
瞠乎已後楚石琦而下更無論矣昔劉賓客論方外詩
文云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
嚴杜鵑師弟衣鉢授受已超語言文字之外卽以語言
文字論翛然粹然得之定慧者溢於毫瀆實非鈍根人
所能測其三昧也此集已經三寫陶陰焉馬閒多譌舛

不揣弇陋妄爲點竄一二有背法塵望示榘槌卽時印
正不然赤謾白諫獲戾象教恐不免爲秀鐵面所呵也
一笑

與潘秋田書

獻歲正月接足下來翰委輯阜陽縣志一書旣愧謏陋
又值老母臥病特轉囑茨檐王二兄先爲就道今承寄
來水利一卷詳加展閱乃知阜陽之水利應行急圖而
阜陽之吏治亦莫先於水利謹爲足下陳之按阜邑四
境一望平原雖無崇山邃谷以爲屏障昔人謂川澤流
通田疇沃衍耕屯於此兵食可以交足亦上腴之都會

也考水之在阜境者大支有三潁河沙河來自西北汝河淮河流自西南西淝河則直注正北其中大小潤河茨河谷河桃子河清河諸水又潞河繚繞周乎四境之田疇是欲爲小民本務之謀則水利之講求不容緩矣魏司馬懿使鄧艾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引水灌溉唐柳寶積修椒陂塘以溉民田宋蘇軾奏乞畱黃河夫萬人修濬境內溝洫載在史冊此前事之當師者也然水道遷徙不常今昔地形有異如宋開寶四年六月潁水漲溢漂壞民田廬舍無算矣太平興國五年潁水溢壞堤及民舍矣此淮水汎濫及潁之害也金之季年

河決太康自潁西北陳州界奪流入境經城北矣元末河決通許自陳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水而東奪流入州界矣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河南自陳州合潁逕太和縣奪流入州境矣此黃河衝決及潁之害也

國朝百年以來河流順軌幸無墊濡之患惟阜邑諸水以淮爲歸每遇夏秋之交淫雨驟集或建瓴而下或倒灌以浸漫溢田廬往往不免但自改州陞府後牧伯郡守請命上官頻加浚治近尚無積潦之虞愚之鯁鯁過計者不在淮黃之爲害而在河湖溝渠之漸湮蓋小民徧目前之小利忘經久之遠圖如聽自便其私日復一

日不加疏濬則冒耕佔種將湮者盡爲陸地而通流者亦馴致廢塞旱無所溉潦無所洩農功坐困爲害實大故以官爲董理示以衣食之源勸導於前定以業食佃力之例督率於後量地土之高下察河身之遠近詳爲區別因勢利導若者宜浚之深通若者當引之交匯若者設堰埭以謹啓閉若者築陂塘以資滯蓄若者應復其故道務使合邑之水脈絡貫通旱潦有備而又嚴立歲修之法每鄉各設甲長若干人分理其役獎勤懲惰農隙之時官爲稽覈之其有冒耕佔種以妨水利者重爲之罰如此庶農民知所警勸成法不致怠棄灌溉之

利不致坐失歟

評

評二十一史 三院合試

修史之難負乎尙矣蓋自尙書以右史記言春秋以左史記事後來著作準此爲名上由天漢以前下迄庚申而止相其載筆何啻百家刊在辟雍祇惟二十一史間嘗綜厥指歸備加擊難是非可以竝陳得失不妨互見予之奪之抑之揚之無刻論焉無恕詞焉史漢其史家之圭臬乎史文直而事覈漢旨富而辭文固已竊尋史之爲史尊項籍爲本記列孔子於世家賈鄒豈屈魯同

時老子與韓非合傳此固司馬貞索隱正焉未詳王若
虛辨惑糾而未盡者也竊尋漢之爲漢志天文則丹曦
素魄之次不屬卯金志五行則鴟飛龍鬪之妖不循經
典序漢朝之貨殖雜取白圭子貢以成篇列武帝之名
臣猥引桑宏羊李延年而足數凡茲紕繆竦諂後賢蓋
其書合父子兄妹而後成而其注卽應孟蘇文猶未備
蔡謨集其解總二十四家游秦決其疑凡一十二卷自
有師古尋波討源構會甄釋稱善本焉後漢紀傳發源
東觀袁張偏駁薛謝疎謬范蔚宗因二史之發凡懲兩
家之流弊進處士以傳逸民遠勢利而崇黨錮思精體

大自序非誇但究其創體稱制不必盡如娥姁皇后豈
當列紀立廟不必盡如新野公主何以特書儒林泛徵
讖緯之文方術兼引神仙之說目睫之論宜其自蹈爾
夫前稱馬班後稱班范義包微婉媿美素臣乃王充甲
班而乙馬張輔劣固而優遷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元
譏後漢之尤煩苑其鴻裁而撫其疵病倘亦春秋責賢
者以備之義與陳壽負求米之論致修怨之言奉當塗
之正朔旣異於漢晉春秋編吳蜀爲世家并不如梁武
通史然於武擔則大書卽位明以尊號還劉於涇濱則
特論屯田實以奇才子亮凡茲微旨良可窺尋所以夏

侯瓌書崔浩著辨范頽表其有益風化裴松之注言銓敘可觀壽之心迹大白矣元張樞後亦刊修明謝陞因之改作史才不乏結體終疎晉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修史者凡一十八家而檀王爲劣貞觀之際君臣有事纂修於是言晉史者皆廢舊本競從新撰然而遠棄史班近宗徐庾信搜神記幽明錄之瑣言遺干令升曹嘉之之正史酒人若劉伶畢卓豈得詳書忠義如王育韋忠因何闌入凡茲叢冗遽數不勝宋著作郎徐爰因何孫山蘇之舊序事多虛難以取信沈約補綴所遺製成雜史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牛金小吏誣

及晉元路氏醜聲獄歸孝武可謂含淳醜以灑墨挾蝨賊以著書蕭子顯以齊胄而仕梁臺志因江淹之舊文紀用沈約之草稿馳騁有餘謹嚴不足更改破析刻彫藻繪則南豐曾氏論之矣虛美隱惡不能直筆則浚儀王氏評之矣姚思廉承父察之遺緒梁用何之元劉璠陳因顧野王傳緯推其自撰蓋亦無多魏收媚楊遵彥而爲其父作佳傳受爾朱文暢之金比榮以韓彭菹醢穢史騰譏斲棺不免顧自鄧淵之代記不傳崔浩以國書被禍拓跋之文獻八部之官氏諸家之枝葉親姻藉無淪沒賴有此編李百藥仍齊舊錄雜採他書廣父遺

篇勒成一史后妃不列茹茹諱師婚之神武也諸將不
書彭樂退豕突之小人也至於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
清事迹擢居襄代邢劭辟雍一表竄取李文孝昭寢疾
手書有乖顏訓張景仁進由八體亦號儒林章仇他諫
死僧尼不傳忠節見舊唐書
傅奕傳條其躅落非止一端檢王
劭之編年證關東之風俗時乎既邈曷克徵諸宇文周
史大統有柳虬之執簡開皇用牛宏以記言爰及令狐
斐然繼作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詳言沙苑之行師
略寫芒山之失利史臣記注體固宜茲比蘇綽於周公
制作訾庾信爲詞賦罪人裁貶騰褒尙猶可議今自典

午過江而後逮叔寶未喪師以前王業偏安羣雄割據
魏收目江左爲島夷沈約以代君爲索虜邱悅著典略
分陳齊周爲三國長孫無忌監隋史兼梁陳齊周爲五
代正朔之稱迄無定論有唐李延壽乃起而調停之南
憑四史北用三書刪蕪穢之辭化偏黨之見涑水歎爲
嘉史紫陽詆其小說瑕不掩瑜美而知惡吾謂其述事
華而不情刪書鬱而未暢一人而兩傳則毛修之蕭大
封也一事而兩見則徐之才溫子昇也乃其自比於史
記何哉蓋三五畢紀肇自周南一姓代興例當專史子
長敘十代之興亡延壽列八朝之理亂援古證今此容

可比志經籍者別之爲通史敘正統者列之爲霸朝論世至此亦史家之大統會也今試總而斷之有史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史史官之史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遷固曄壽是也文人之史題目不定首尾相違蕭子顯姚思廉房喬敬播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是也小人之史心挾愛憎詞多出沒沈約魏收是也評史者本袁山松之五難合劉知幾之三長提衡漆簡品隲鴻筆則當予遷予固予曄壽而不當予約予收然旣予遷予固予曄壽則約亦可予收亦可予何也予其志也約取後漢三國晉之典章而括之於宋是以一

史而包數史也其道廣收與房延祐辛元植之徒同領著作而天象地形禮樂律歷刑罰食貨官氏靈徵釋老諸志收獨更數年而表進是以一人而任一史也其事難唐承隋祚合混一之區宇襲五姓之制度分命諸臣職思其適與修晉史者顏孔文人令修紀傳許李小人屏而勿用于志寧李淳風史官也專付之以志事南續蕭沈北繼魏收本末兼明粲然具舉若其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敘錄煩碎同時雖有責備之言學者當爲折中之論夫江淹有言作史之難莫難於志遷能之矣而固與曄壽皆不能固不能

而妹昭補之曄不能而劉昭補之壽不能而約補之約與魏收蕭子顯能矣而思廉百藥德棻皆不能而于志寧等補之然則紹聞述往之功烏可沒哉烏可沒哉唐之史官遠軼前代貞觀以後則有柳芳吳兢韋述開元以後則有于休烈令狐峘大歷元和以後則有崔龜從韋澳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永晉革唐命丞相劉昫監修國史或稱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或譏其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迨及慶歷歐宋重事編修遺德宗興元之詔列韓愈淮西之碑詆諱辨爲紕繆錄貞符之希恩王氏辨其惑吳縝糾其謬劉元城病其僻澁別有成書

不暇備錄歐公因扈蒙薛居正之舊史合五代而秉筆改恩幸爲伶官宦者變外戚爲家人義兒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然而韓通無傳致劉貢父之疑錢氏有嫌滋馬蓋臣之辨雖復陶岳補錄徐無黨集解閒可發明未能救失宋遼金三史皆總裁於元丞相脫脫而遼史最先創稿採事迹於遙輦證實錄於統和誠以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未精詳列營衛兵衛儀衛之志增遊幸部族屬國之表契丹之事粲然大備中州文獻鼎盛完顏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鶚輯金事於其後十帝之實錄未亡四朝之聖訓猶在壬辰雜編亭名野史渾源掌

錄志號歸潛矧乃滄水煥乎遺文黃華耀其碑版削繁
刊累美不勝收一代章程宜其備也宋之爲宋蓋三百
年矣九朝之國史炳若日星六陵之遺蹟昭猶雲漢隆
平之集朱墨之本尊堯之錄東都之略治迹之統類大
事之講義裂帛無期殺青難竟乃一再期而卽告成合
五百卷而仍脫漏參是非而去取猶是空言權豐約以
損增不無過舉在明中葉祥符王惟儉臨川湯顯祖莆
陽柯維騏迭有修明祇知刊落艱乎鉅哉未易言矣元
史一修再修總裁者大儒宋濂王禕也本紀有脫漏月
者列傳有重書年者旣傳述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

旣傳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旣傳石抹也先矣
而又別有石抹阿辛朱右補其遺陳濟節其要解縉正
其舛周復俊弼其違顧炎武朱彝尊糾其失掇瑕礫者
非惟一人舉蕭稂者不止一手夫史以本天道述人事
光與日月齊明信與四時共貫致辨於臬鸞蕭艾比烈
於崑玉秋霜核其名實其可以苟焉已哉評者平也發
端於陳壽而孫盛校其異同王濤貢其深鑿徐爰陳其
品藻題目前賢其流逾廣舒嶽祥之評三史徐雄之評
漢譙孝寧之評唐莫不家持法律人握糾繩竊附功臣
自方諍友然而侈口非難握管不易若其舞詞弄札高

下在心此又直筆者之所訶春秋之所不許君子於此
蓋兢兢乎其慎之又慎也

跋

繹史一百六十卷跋

國朝鄒平馬宛斯驥撰李映碧清序爲部五一日太古
部三皇五帝計十卷二日三代部夏商西周計二十卷
三日春秋部十二公時事計七十卷四日戰國部春秋
以後至秦亡計五十卷五日外錄部紀天官地志名物
制度等計十卷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
有二代之閒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

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按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
年

聖祖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驥所著繹史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
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

內府此書畱傳甚少矣

禹貢錐指跋

國朝德清胡渭撰共二十卷附圖四十七篇書之命名
蓋取莊子秋水用錐指地語喻所見之小以鳴謙也渭
原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不習科舉業隱居著述覃

精經術尤長地理之學會與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同爲崑山徐健菴司寇聘修一統志顧氏諸公於地理皆有論著渭此書成獨後康熙閒經查宮詹昇奏呈

御覽會

聖祖南巡獻平成頌一篇

上賞其文

賜御書扇一又耆年篤學四大字扁以旌異之其從姪會恩官禮部侍郎少受業於渭爲記進書始末於卷首吉水李宗伯振裕崑山徐閣學秉義竝有序按錐指一書

考正孔傳註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註及郡縣志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有功於禹貢不細渭別著有洪範正論若干卷惜未得見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跋

國朝刑部尙書金匱秦蕙田編輯直隸總督桐城方觀承同訂康熙閒崑山徐氏著有讀禮通攷一百二十卷最稱贍洽但止喪禮一種而吉嘉賓軍四禮尙屬闕如司寇倣徐氏之體例而作成之又於凶禮補所未備於是五禮始成完書洵經世之大典可以信今而垂後也

首列禮經作述源流二卷歷代禮制沿革二卷提絜綱領俾讀者於本末源委異同得失之故識所指歸更多裨益前有陽湖蔣汾功無錫顧棟高德州盧見曾仁和盧文弨諸序

荒政叢書跋

國朝錢塘俞森輯首敘義倉社倉之本末事宜次錄宋董煟救荒全法林希元荒政叢言明屠隆荒政考周孔教荒政議鍾忠惠公化民賑豫紀略劉世教救荒略及國朝魏僖救荒策七種乾隆乙亥秋杭嘉湖紹四府疊遭風潮螟蟲之災市價翔貴斗米三百錢有司早得此

書倣而行之或不至餓殍之載道乎雖然古人成法固可率由時地不同又當循其制而損益之則善矣此書予見於友人胡龍友案頭未及借鈔近聞此書已蠹蝕殘缺矣惜哉

史通跋

劉知幾史通四十九篇同時柳璨即作史通析微十卷駁其紕繆老泉蘇氏謂知幾此書俚辭俳狀將有甚乎其所以譏諷者誠齋楊氏曰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訶嘗得其所譏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馬班臧獲陳范及視其紀永徽三年事則云發遣薛延陀

此何等語耶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三年遣使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藝再反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明焦弱侯稱其勇於信冢中之斷簡輕於悖顯行之六經胡元瑞謂其文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而輕訐過甚詆隙攻瑕殆非一手予謂評湯之德爲僞迹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節其甚至於彈劾孔子誣妄聖哲其罪誠有不可道者若其歷叙史家源流體法著爲評議及所論史有三長與貽蕭至忠書可稱該洽古今庶幾述作者矣又同時徐堅愛之謂爲史氏者宜錄置座右實非溢美承學之士正不得隨聲掎摭也

得樹茅堂圖跋

秋府孝廉由宿舟河下移居安樂橋之南渚五柳巷門臨河流市聲不到洵可以愛吾廬而攄幽曠之懷也庭前老樹數本紛敷四簷讀書偃息其中盼柯怡顏因取杜陵老樹空庭得句而名其額曰得樹茅堂集諸舊雨賦詩紀事奚君鐵生續爲之圖秋府屬予跋之夫咏斯千頌輪奐予不敢貢諛列嘉植流美蔭以貽澤於方來亦不足侈言今爲秋府羨者壽萱慈竹言樹堂背含翠

滋榮春可媚冬可愛修潔白之養以是忘憂卻老而日
報平安則秋府之所得不遠勝閒居一賦耶曷屬鐵生
補圖之予當隨諸君子後賡和之

辨

後魏汝陰辨

汝陰縣秦屬潁川郡兩漢屬汝南郡三國魏始置汝陰
郡治汝陰縣晉宋因之至後魏時爲何州郡所屬歷稽
諸史竝唐宋舊志參差不一杜氏通典稱後魏置潁川
郡馬氏通考承其說元和郡縣志稱後魏孝昌四年改
置潁州太平寰宇記承其說惟訛孝昌爲景明今考魏

書地形志載潁川郡三一爲郢州所屬領縣三長社臨
潁潁陰一爲豫州所屬領縣三邵陵臨潁曲陽一爲北
揚州所屬領縣三相西華許昌竝未治汝陰也若明帝
孝昌四年所置之潁州領汝陰弋陽二郡郡領縣七汝
陰陳畱樓煩宋息期思考雙頭郡縣皆僑置之名正魏
臣韓顯宗所謂名實交錯文書難辨齊主高洋所謂數
多浮僞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村虛張郡目者孝
昌所置必非秦漢以來汝陰舊境蓋元和太平二志因
潁州二字而誤引之也然則汝陰無所屬乎曰有屬也
魏書志北揚州下明載汝陰郡注晉武帝置與晉書地

理志合領縣二汝陰注兩漢屬汝南晉屬汝陰與兩漢
晉書地志合其餘二縣一爲宋注前漢曰新鄴屬汝南
今汝陰縣內見有新鄴城故址一爲許昌卽所稱僑置
許昌於汝陰是也此則汝陰之舊地確鑿無疑但北揚
州注又云天平二年置則是東魏始置較之孝昌又在
後然則淮北地自獻文皇興元年至此七十二年何所
屬乎曰此魏書闕文以韓顯宗言於太和十八年推之
是淮北之地歸附後仍而不改在劉宋郡屬豫州皇興
以來亦仍其舊名云爾曰然則孝昌所置潁州在何地
乎曰地不可知自宣武正始迄東西魏交爭州郡紛錯

已甚隋人早已言之所謂三豫三雍三秦三荆者後皆
不可考校豈獨領雙頭郡之潁州乎哉且孝昌四年卽
武泰元年也以是年置卽於是年入梁及東魏武定七
年始復其不卽在汝陰明矣由斯以談潁州之名雖見
於魏書志而潁州之治汝陰實始於唐武德六年也再
考隋書地里志汝陰郡注舊置潁州是也將北揚州所
屬之汝陰郡縣誤作潁州之汝陰郡縣無怪踵謬承訛
諸志相沿不察耳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最稱該洽亦襲
通典諸書之說甚矣考古之難也

書後

書奚愚溪種菊記後

同里奚君愚溪性嗜菊手植二百餘種判其品類顏色之高下而甲乙之最後得雲間松子一種目爲上品亦旣自爲文以紀之予弟韓門因君之請復申其意指斥洋菊之浮艷而以人材相比擬寓意深矣予復何言雖然古今來文士之嗜好各殊必其性情人與物相吻合然後嗜之也篤歷久而不渝君宅衷恬退不爭逐於聲利之場似菊之逸插架縹緗千卷熏鑪茗椀終日垂簾寂坐似菊之淡家本華胄勿營生植讀書安貧遇惡人去之恐浼若托跡老圃以自甘又似菊之品潔與格之

高宜乎寢饋不忘而臭味之無差池也抑予嘗登君之庭及遊翠玲瓏山館竊見前後共樹素心黃梅七八株高者覆簷次亦及墻花時香滿四鄰城中十萬戶有此花者未能偶之君嘯咏其閒翛然自得蓋其結契又在冰雪沍寒之古香不獨傲霜之枝莫逆於心也儻命才子岡繪而傳之予當更賦詩以紀其勝焉

書鮑蘇亭貽孫詩卷後

蘇亭先生晚年移居外舅吳大司成之梅莊內有循陔堂蓋舊址也先生讀書其中蕭閒自適樂而忘老暇則周覽莊前後花樹之榮悴感今昔之盛衰卽景興懷寓

意遙遠成雜事詩十三首手書以付文孫桂星先生擅
詩文九工八法長縑短楮得者寶若球璧桂星其襲藏
之述祖德之清芬紹貽謀於勿替卽以此卷爲韋氏之
經魏公之笏可也

對

八分對

客有讀隸辨而疑之者問於槐塘街人曰隸與八分有
別乎曰有別也有別奚言八分卽隸乎曰此顧氏之外
也在漢無八分名名之自晉始見晉書衛恆傳張懷瓘書斷云
八分本謂之楷書自鍾王變體謂正書爲隸書因別有

八分之名故欲知八分之異於隸則當先求楷書之異
於隸欲求楷書之異於隸則當先明隸體之本無不異
蔡邕皇聖篇云程邈刪古立隸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程
邈增減大篆法而爲隸書江式論書表云隸書者程邈
附於小篆所作故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云篆雖一體
隸變數端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添篆
者有篆隸同文者陸深書輯亦云程邈以降謂之秦隸
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
隸合秦漢謂之古隸此隸之體也王愔志古書三十六
種有隸書楷書如楷書卽隸不應分別矣張懷瓘謂次

仲作楷程邈作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又蔡希綜法書論謂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書然則隸書者在漢之統名而王次仲所作楷書者正王愔文字志所云隸書而有楷法者特隸中之一體耳故謂楷書爲隸之一則可謂楷書卽隸渾而同之則斷斷不可也若夫八分之說言人人殊割程邈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者蔡文姬之言也八分酌乎隸篆之間者任玠之言也八分比隸字則微似篆者吾衍之言也分取隸篆之間謂之八分者陸深之言也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八分則兼之者趙宦光之言也省者謂之

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顧炎武之言也茲數說者言雖不同而義實相倣若王愔稱王次仲於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李陽冰謂字方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分字勢有偃波釋適之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謂之八分此予不敢盡信至郭忠恕謂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其說差爲可從但以八分爲蔡邕所作則誤耳予之答客者非好立異顧氏世不乏讀書論古之士羣籍具在當自能按古而考正之也

疏

重修天津海光寺募疏

蓋聞寺興白馬首紀卯金剎建青龍聿傳典午南朝三百六十北魏一萬四千惟象教之無虧故化城之衆建天津海光寺者

聖祖之所賜額釋沙門成衡之所締造也從空法相大士多靈蹟之徵隨處潮音

天上有嘉名之錫迎來寶象紺宇呈輝湧出奇光

奎章煥日璇題銀榜高騫於蓬萊縹緲之間鹿女魚王環集於柰苑莊嚴之所裊幡影而無邊柳色汲瓶水而不

斷荷香是宜門滿三車燈明五印貝葉羣翻狻座蒲團並禮蠡臺吼徹華鯨與梵唄而互答飛來錫杖瞻耆臘以偕參作千由旬選佛之場爲億萬載祝

釐之地不謂峩樓閣屢邁狂飈周匝垣墉頻遭暴漲入門則剝金敗碧菩薩低眉登殿則上雨旁風應真斷臂檐外祇栖怖鴿堦前遍長荒苔雖

宸翰昭回不少鬼神之訶護而祇園寥落難免梁棟之摧頽爰告通都廣諮善士謀百堵之興作合尖之計現宰官身者布給孤之金結居士緣者運招提之木積寸絲以成機聚鉤金而爲鼎赤華之舍再闢崇基青豆之房

更新傑構旃檀蒸於雀尾羅幔氤氲曼陀散於螭頭寶
幢熠燿庶幾伽藍永奠

義畫作鎮山門貞石特刊禪藻流葩祖院謹疏

銘

勘書硯銘

訂焉馬枿逢逢藉爾潛璞相鑄礪

查心穀花影菴寫經硯銘

一握絕勝珣玕琪擘烟影沫潤且驚大品小品書總宜

周蘭坡鈔史硯銘

禮儀卒度永鑒於古

又

三長五難鑒於古莫使筆端變寒暑

陳江臯填詞硯銘

咀吐徵羽含宮商酒邊花外時相羊白石道人挽爾行

唐景韓學書硯銘

丁真羊草范篆蕭行左縈右拂我思古人

萬循初哦詩澄泥硯銘

攢眉义手聳兩眉一字之捶長城堅

戴鸞亭行笥硯銘

南則颿北則車藏什襲結相於陸賈裝比不如

江冷紅譜曲硯銘

按紅牙拈紅豆誰其師之東籬叟

自題硯銘

莫失左右手與我周旋久

藏山硯銘為沈菽林作

他山之石德比玉溫潤而栗泯圭角白如蕉葉盈一握
曾伴華林校七錄文章正印傳替人連城聲價什襲珍
用之則行舍則藏磨而不磷全其真

東方未明硯銘

硯為明趙忠毅公南星舊物
背有公自製銘三十六字

當公之草疏以斥四凶也惟汝佐之而作雷霆之聲及

里居而講學也手探月窟惟汝是資以挾羣經之精洎
晉秩而長六卿也夾袋書名羣陰潛伏惟汝左右之俾
銓政之澄清嗚呼雁門一戍長夜不復旦疇如汝之相
守勿去而義共死生寶之寶之啟櫝肅觀猶彷彿見公
昧爽待朝垂紳正笏奮筆直諫之英靈

墓誌銘

王氏三世墓誌銘

乾隆丙辰冬予

廷試報罷留滯京師王君璞完亦計偕入都一夕會宿
金禮部赤泉邸舍酒闌就榻閒述兩家先世事璞完舉

母宜人之苦節淑德累數百言聲淚俱下予久心儀之
今年春二月璞完自閩來書云吾先父母棄養久慢葬
無狀王父先附葬白鶴峰而王母猶厝淺土今幸卜宅
兆將舉王母及先父母合窆焉願吾子惠一言用納諸
窆且不朽余時既諾復未屬稿乃逾月而璞完之凶問
又至璞完無子弟曲臺以其子寶唐爲所後扶櫬還里
曲臺寄書復申前請且曰吾兄平昔有言我死必附於
先塋庶魂魄永得所依故今三世五棺同時並葬將礮
一石乞總識之予惟金石文例未有三世銘辭於禮則
有合於周官墓大夫族墓之義予與王氏昆弟交四十

餘年情好篤厚加以先後誣諉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君
祖方叔公諱嘉元仁和縣學生娶楊太孺人有淑德甘
儉約慈善之稱溢於婣黨生天啟丁卯六月二十八日
卒康熙壬午正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六君父拙菴公諱
庶常早年攻苦力學繼以養母計棄書服賈爲人航海
抵暹羅間數歲一還往爲人負氣慷慨不私一毫見義
所在輒強勉行之每日所作功過必書一冊行篋必隨
雖數十年不廢所著有自箴言及立十願文康熙甲午
五月初七日以疾卒於暹羅旅舍年六十遯其生爲康
熙乙未三月二十九日君母楊太宜人幼而莊嚴敏惠

楊坊文和 卷四
及歸拙菴公以獨子離家遠遊姑春秋高奉事維謹疾
亟值拙菴公客鄞懼不及視飯舍也潛割股和羹以進
冀延姑壽馳急足至鄞趣拙菴公歸而身後事已具無
遺憾及拙菴公卒於暹羅僕許紹昌者萬里奔告太宜
人聞信大慟亟欲謀扶櫬歸計其貲非數百金不可乃
罄遺囊益告貸屬紹昌以行臨發之日太宜人再拜兩
子亦再拜哭聲殷牆壁紹昌義氣激發出廈門泛大洋
舟人不戒觸礁石桅折船覆抱浮木隨海波上下三日
得傍岸不死匍而歸僅存皮骨不類生人狀入門叩首
哭謝罪太宜人哭絕而甦者再明年紹昌請復往盡斥

賣衣飾遣焉又明年竟得負骸以歸太宜人筮日延親
串掖兩子手刺指血濡縷滴骨以驗信然後殯告家廟
是時璞完七歲弟曲臺方六歲太宜人以十指供薪水
親自課讀聞里有良師則數遷居以就學太宜人以孤
窮嫠婦洊歷冰霜三十餘年能以名節教其兩子各顯
於時更爲內外親族六七喪竭蹶營葬非凡閨閣所能
及迨璞完成進士官台州教授太宜人始得就養二年
終於官署年六十七生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九日卒
於乾隆甲子七月初九日乾隆十六年
覃恩以璞完官得貤贈兩世妣爲孺人拙菴公爲文林

郎又二十餘年援例拙菴公晉贈奉直大夫妣楊晉贈太宜人焉璞完名執玉贈公長子少得母氏之教溫和恭敬有儒者風於文章務爲根柢有用凌厲駿發前無古人詩歌行道勁尤長於遊覽之作雍正乙卯舉於鄉乾隆己未成進士急於祿養改官教授前後歷台溫兩郡所至士風丕變並請新考舍設書院規條一切振刷官聲大起大吏交章推薦乾隆二十二年以卓異陞授河南衛輝府汲縣知縣時豫省沉災未蘇地當孔道軍需旁午君勤於官百事具舉民無滯獄公餘進諸生論文講學雖隆寒盛暑不輟也以故大河南北知名之士

在君門下爲多援例補陞主事改補同知仍畱衛郡以崇本書院長領志局衛爲古大郡君創爲體例卷首各製序言條晰而貫串之一時議者以爲志書班馬云庚辰年以衛輝通守張某一案牽累落職蒙

恩放歸自是參幕兩粵繼客於閩當途諸鉅公皆前席借箸地方有大利害一裁於君朝奏而夕報可羣倚君爲重嗣奉新例引嫌辭退而君弟曲臺爲晉江令遣迎君君乃至晉江仍爲曲臺區畫縣事縣素稱繁劇難治君日夜不稍息弟請節勞君曰吾精力如壯年何偷閒爲未幾忽得痰疾竟不起時乾隆丙申三月二十二日

也距生康熙丁亥九月十二日年七十前娶金宜人有賢聲結褵八載而歿君官溫州時應得封典悉以貶贈後以子寶唐銜援例增級君得

誥封奉直大夫元配金繼配陳並贈封宜人君平生著述甚夥所存有竟成書屋文稿及金蕉書屋詩古文集八卷今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卜葬楊太孺人於艮山門外白兔墩之原而以拙菴公楊太宜人與君及金宜人以次祔焉治其葬者爲太孺人之孫晉江縣知縣執禮卽曲臺也曾孫候選州同知寶唐候選鹽場大使寶階元孫粵生繩生晉生輔生克生繼生例得並書

銘曰王之先首太原自蕞峯越有聞遷於杭爲鄉枌舜臣公子五人維方叔卓有文以儒冠終厥身娶於楊淑女曩挽鹿車相友賓迨拙菴謀甘旨謝青緗入海市羅天經八鎮止往數年來萬里春洪濤渺身耳吁嗟乎以客死靈之歸賴僕子壺千金再汨水繫節婦高門楊矢磨笄稱未亡旅人骨漬淚益易紵絞告宗祊是藐諸孤兒行居三遷教義方宜烏頭楔兩旁辭不可俟國慶惟善人天所傳有令子爲召父昔無衣今則哺早儒官通掌故晚賓客翊王路故人子瞽未娶贈聘錢得二孺若斯類難勝舉惟義門德可風始則嗇終則豐神亦邇天

非夢青門外松柏桐合而窆古禮通高四尺若斧封我
作文銘幽宮風水貞宜三公

明光祿寺署丞綠埜金公暨子太學生維憲墓誌

銘

同里金與齋觀察踵余門而請曰余家世居新安之休
寧縣自先王父鼎臣公始遷於杭遂占籍錢塘迨今凡
六世矣余祖及考妣先後棄世已卜葬於杭維高祖考
綠埜公會祖考維憲公暨高祖妣汪孺人曾祖妣葉孺
人繼曾祖妣方孺人五匱尙存休邑之東郭因循至今
未營宅兆余伯叔兄弟咸捐館舍余孑然獨存而崦嵫

景迫常撓末疾不良於行及今弗葬一旦溘先朝露獲
戾滋大今命子潮等買權故里卽舊厝所而封樹之以
妥先靈而盡余責願乞子一言以納諸壙語畢顏蹙然
余起而嘆曰是誠孝子慈孫之宜殫力者也吾汪與金
氏世有交契近又申以婚姻之好其敢以不文辭謹按
行畧金氏自出遠莫可稽至南唐昭信公爲遷休寧之
始祖代有聞人載諸史冊二十六傳至明光祿寺署丞
綠埜公卽觀察之高祖也生子三維憲敬可西益惟憲
公爲明太學生積學砥行弗克施其所蘊卽觀察之曾
祖也生子三長公放次鼎臣次公亮鼎臣公卽觀察之

祖遷杭之始祖也公放公亮遷居紹興其子姓有捷南宮者鼎臣公而下數傳謹厚有萬石君家風鄉黨交稱長者乃荏苒日月慢於葬事者余竊疑不免惑於青烏家陰陽拘忌之說也夫郭璞葬經前賢羣斥其偽而廖楊曾賴之徒術亦不傳地師逞其邪說惑世誣民非誘之以富貴卽怵之以禍患世不乏明經之士雖無求福之心難免避禍之念以致子孫繁衍或利或不利各持私臆以遷延日月置先人於淺土而不顧高門右族比比皆是心竊傷之今觀察破羣惑肩鉅任且又購腴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祭墓之需可謂賢矣其兩世考妣生

卒年月日時具載家乘不備書觀察名肇鐸議敘卽用州同知加二級紀錄一次

誥封中大夫候選分巡道加一級余重違其請爰爲誌之且係以銘曰

峨峨殯宮山墮水環澤蔭後昆富瑯之原哲嗣有道翦薙宿草基仍其舊樹以華表丸丸青松龜筮協從奠厥攸居堂斧是封我無媿辭詮敘崇實鐫茲貞珉用垂奕葉

皇清勅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許公暨配程孺人合

葬墓誌銘

同里許君天樹天栢偕其姪編修君煨衰經踵予門持其封公行狀泣而請曰先子卜葬有日矣將奉吾母程孺入柩祔生祖妣孫安人之塋而合窆焉掩幽之石尙虛其詞敢以請予交許氏且三世重以婚姻之好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公諱溶字月波許故爲新安望族世居歙縣唐模村高祖應徵公遷於杭遂爲錢塘人祖象之公生四子其次友期公績學植德載郡乘公爲友期公第四子甫九歲而孤毀若成人少長遭繼母喪盡禮哀敬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許氏有孝子敬事諸兄式好無間言事所生母孫安人先意承志能得

其歡心同母兄早世孫安人殯葬竭誠盡慎無違禮安人賢德公會乞余傳以彰其懿行於所生存歿事具前傳蓋公孝友出天性嘗推愛同氣及所親無不至其好善也無伐施故爲善甚摯而公之女兄弟夫或貧困旣周卹之與謀生計及卒又爲營葬兆族子窶不能婚助使完聚復招之學於家塾族有單傳子幼嬰危疾適過之爲審處方藥歸已就寢忽念曰是病殆非葠莫濟亟披衣起叩市門得卽趨使服之疾良已公嘗謂醫雖小道而爲博濟之方故於載籍獨畱意偶試之輒效而曰此子自不應天死孰使余適見之而中夜復動念耶其

篤於親誼善不自伐類如此素慕公明子石之爲人未暇從事於文藝事親極孝日獨誦孝經不去口昔徐份跪誦三日而愈親疾皇侃限課廿徧以擬梵經公孝性天至與古爲徒於此概見又嘗錄古先格言爲菜根談一編及氣賭酒色等戒嗟乎世之詫爲奇節實古之庸行也世之薄爲常談乃古之至言也漢朱公叔獨著崇厚論以挽澆薄公之文意不越此又嘗解橐金代償里某急逋某女得免鬻其躬行厚德足以風世者里人都稱道不置云慈雲嶺祖墓歷久荒榛漸失其址族屬惑于青烏家言聽闌入不爲禁公哂然曰獨不見王充陳

乾所辨論耶卒爲之表界道葺頽圯補松楸舉復其舊觀昔人云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若公之燭理不惑超乎流俗之見謂通大道者非耶要本乎孝思之一往誠篤故能見義之勇若此公行四并女兒序次故行六里黨稱六佛子亦猶前人私諡若忠文貞曜之著其實歟配程孺人溫恭淑慎其事實具詳張南漪孝廉權厝志生子二長梓卽編修煨父也次天樹國學生側室馮孺人子二天栢天枏梓與天枏俱先卒並敦樸忠厚世其家風孫六煨豐燦嗣焜嗣煥嗣灼曾孫五立陞立陞立階立陽立隆女五並許配士族公以承重孫煨貴

馳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煊授職編修方備員
禁廷公天爵有餘而世榮正未有艾又考終杖朝之年
八十有一嗚呼可無憾也已爰爲之銘曰

惇睦孝友標的無兩德量可師門風足尚恬和溫潤璞
玉渾金情諒不淑理遣相侵車馳衣敝昔者咸與屏蔽
風雨宇忘寒暑至性寬博恕以加人臧獲誠服致死効
勤雖靡祿俸亦有散遺異物同施行野奚刺浮華不尚
居身清約大者如斯細事可畧龍蛇怛化渺若山河鄉
飲罷社朋酒輟歌生壙預作親壠是耐慶樂之陽無閒
孺慕礱石以待銘示後人保世滋大曰德與仁

槐塘文稿卷四終



